

日本學人贈書本校 查良鑑致函董事長

曉峯先生道鑒：本年八月間有日人麻布、清澄等二氏來華考察我國獄政機構，其時曾由本部派員陪同參觀中國文化學院，印象極佳。當其行經本院日本研究所時，即慨允贈書以誌紀念。頃據麻布氏致函本部丁科長稱，所贈日文書籍淨重五、八K，已於十月三日經海運運寄本院法律研究所張昭弘君，除已專函申謝外，茲附奉該氏郵便受領證暨贈書目錄等各一份，敬請查收是幸！

查良鑑敬啓十一月七日
附此並請道安

贈書目錄

- A 日本的歷史 全十二卷 村上仁著
- B 異常心理學 堀川直義著
- C 性格と才能 依田新著
- D 青小年犯と社會心理 村田廣雄著
- E 愛のみちびき 警視廳小年課 橫島武郎著
- F 考へる子達

東京通訊

洪順隆致張其昀先生書

生於六朝文學已略有心得，前日來自臺灣的朋友說生之「謝宜集詩注」一書已出版，又生為充實詩學之理論曾於前年譯「現代詩研究」一書，並經大江出版社出版。此次自臺灣渡假返日後，又以一月半時間（利用專門研究之暇）譯成「中國詩論史」（鈴木虎雄博士作）並與商務印書館洽商出版中，此書為我國所無，出版後對於古典詩學界不無裨益，生自大學時對於詩已發生興趣，將來亦思以鑽研詩學為職責。華岡同學會在這裏甚受人重視，同學們也都能團結互助，這都是吾師德化的果實。

首先，我想先將這兩首詩解說一下。平常我們對一首詩的所謂「懂」，往往是指能够起些正面的反應來說的。這些反應不外就是詩中觀點的掌握，和詩中情緒的覺感兩種。我們面對一首詩，如果既無觀點的掌握，也沒有情緒的覺感；只有無所得的茫然，甚至於進一步由茫然而引起忿憤，等等一類的負面反應時，那就算是一「不懂」這首詩了。

昨夜

白萩

昨夜來去的那一個人，昨夜
述說着秋風的淒苦的
那一個人，昨夜
以水波中的
月光向我
微笑的
那人
以落葉

詩言詩語

謝史朗

只是個多餘的補白，其實却是節奏上所必要。不只用來回應前段，而且為前段作緩收。

商禽

死亡的臉是無人一見的沼澤
荒原的沼澤是部分天空的逃亡
逃亡的天空是滿溢的玫瑰
溢出的玫瑰是降落的雪片
未結晶的雪是脈管中的眼淚
升起來的眼淚是撥弄中的琴弦
被撫奏的琴弦是燃燒着的心
焚化了的心是沼澤他們的荒原
至於商禽的「逃亡的天空」，就缺少「昨夜」的那分親切，這是意象的使用遠較奇特，內容較濃縮的結果。事實上，這首詩是對整個生命來說應該是不陌生的。這首詩是呈露是情緒上的，而不是從觀念出發的。首先呈露的是生命的終結——死者的臉是無人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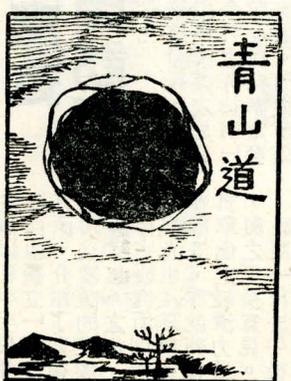
的腳步走過
我心裡的那一個人
昨夜用貓的溫暖給我愉快的
那人
唉，昨夜來去的那一個人，昨夜
的雲，昨夜來去的那一個人。
白萩的這首「昨夜」，就一般讀者來說，應該是懂得的。起碼，也會有一些情緒的回應。因為這首詩所呈現的情緒，和我國一些古典詩所呈現的，相當接近。而那些古典詩所處理的情緒，又是經常在生活中浮現的。我們甚至可以冒昧的以李商隱的七律「錦瑟」一詩的末兩句：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」來指稱就是這首詩所呈現出來的情緒。我這樣作，並不是在將這兩句詩等同於「昨夜」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因為「昨夜」這首詩，有他獨特的事件的結構，用來產生「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」的

之一：白萩的「昨夜」和商禽的「逃亡的天空」之解說和比較

見沼澤。這分終結給人一種很複雜的反應。因為生命的意義就是複雜的。既空虛，又實有；既了結，又完成。終結隨即引出誕生。誕生的根源是「部分天空的逃亡」。這裡就暗喻人的生命中所含的超異性，但却是有限的超異，以及永恆的無所不在，只是「無所不能」，還是有其缺憾和限度存在的。一部分「而」，還是有其缺憾和限度存在的。生命裡，有一如「滿溢的玫瑰」的時候，也有一如「降落的雪片」的時候。「滿溢的玫瑰」和「降落的雪片」都是生命在某個時空的存在狀態，而兩者狀態多少是一種對比，同一個脈絡中的對比。前者是外鏢，後者是內斂。前者是外求的滿足和欣悅，後者是內斂的低迴和寧馨。生命何嘗不就是情懷的積聚，而淚往往是情懷的具象化。伊狄帕斯王(Oedipus the King)在察知弑父娶母後的狂呼，是淚：Juliet發現Romeo棄她而

情緒。這些獨特的事件，可以分成兩組，分別代表正、反兩面。反面的是「述說着秋風的淒苦」，和「以落葉的月光向我微笑」；正面的是「以水波中的月光向我微笑」，和「用貓的溫暖給我愉快」。值得注意的，因為整首詩所要呈現的，正是一種複雜而帶有負傾的情緒——惆悵的追憶，所以正面中又暗藏反面——水波中的月光、「貓的溫暖」用「昨夜來去的那一個人」並連起。然而「昨夜來去的那一個人」本身又就是一種反面的狀況存在。這分空幻，又因為那兩組事件所攜帶的內容，而大大的提昇，也造成更大的震撼感——指惆悵。

在後段裡，「昨夜來去的那一個人」用來闡釋和加強「昨夜來去的那一個人」，即點出空幻，和加強惆悵的濃度。乍看之下，後段似乎全然



去時的號哭，是淚；風蕭蕭兮易水寒，也是有淚。並且，生命始終在要求填充，生命是產生。而投射是不斷的，因此反應也就不斷。就彷彿是撥弄中的琴弦那樣。這些投射和反應，交織成了生命的脈管。生命的這些種淚：滿溢的玫瑰、降落的雪片、脈管中的狀態和過程。由於不斷的投入和全然的開放，空狀態和過程。然而，絕對的死亡，永恆的存在，因此必然進入終結和死亡，既是了結，就是虛空。從此不再繼續存在；又是完成、實有、虛空。比較沒有料，到光是解脫就肯定了這多麼，所以五十八年十一月四日

• 出刊五、二週每 •